

宋藝文志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其大旨言天道福善禍淫與抱朴子所述下鈴經易內戒諸書相近蓋亦古籍之幸存者也夫餘慶餘殃之說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此篇雖道家之書而實不悖乎儒家之旨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後世儒者不信此說洪範五行傳且斥爲荒誕於是篇乎何有故自宋以來雖流傳不絕不過閭巷細民共相誦習而士大夫輒鄙薄之其注釋諸家亦多淺陋邱里之言無當大雅惟國朝惠定宇先生以經師碩儒而注此書微引淵博文宇雅馴然余猶惜其多用駢詞有乖注體且原文明白

感序

易曉初不待注而明惟宜附以經義證以秦漢古書使人知其與儒書表裏不敝鄙夷自然敬信奉行於身心有益余於惠氏無能爲役一知半解掇拾其所未備所已及者則從容焉因非注體故援宋杜道堅支子續義之例題曰太上感應篇續義卷帙頗重釐爲上下二卷用自修省以爲息黜補則之方樂善不倦之君子儻有取乎同治十有一年十有二日德清俞樾

太上感應篇續義上

德清俞樾

太上曰

太上有以位言者漢書高帝紀集注曰太上極尊之稱淮南鵬王長傳集注引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有以德言者大戴記何子立事篇肅辯注曰太上德之最上者老子釋文引顧注曰太上上德之人也有以時言者禮記曲禮鄭注曰太上帝皇之世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並曰太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是古釋太上有此三科茲之所稱其兼時德而言乎書讀荀子

感上

書若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今以荀子之言考之此篇自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之下皆所謂流淫之行怠慢之事姦怪之俗盜賊之罪也而荀子謂之太上之禁且由其道得其所好不由其道遇其所惡與此篇之旨若合符節前半所陳謂由其道

而得所好也後半所陳謂不由其道而遇所惡也然則茲篇其即太上之禁乎雖文字不類先秦古書要必有所受之矣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此左氏春秋所載閔子馬之言按後漢書楊秉傳引此二句李賢注曰左傳閔子騫之辭文選檄吳將校部曲亦引此二句李善注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據二李之注則左傳閔子馬古本有作閔子騫者斯言也殆孔門之緒論與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感上

二

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然則此語自古有之趙岐孟子章句曰惡出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曰善惡之應甚于影響皆傳述斯言語意相近至東晉古文尚書出遂以入之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而至今奉爲經義矣其實茲篇之出或猶在古文尚書之前未可尊彼爲經而薄此爲道家之說也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

司過之神卽下文所云司命也禮記祭法篇玉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

戶口龍鄭注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曰司命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據下文云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正督察三命之事故知司過之神即謂司命矣下文又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彼言司命者斥其名也此言司過之神者舉其職也篇中所云奪紀奪算或斥爲道家之說不知其本乎經義也學者束注疏於高閣故莫得其詳矣

感上

三

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禮記正義引授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解者以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然則依人所犯以奪算古有此說矣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鄭康成注曰未覲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蓋各視其輕重以爲差矣後漢書鄭眾傳明臣問師曰犯神者有疾天之禍亦尙書家師說也至年以算計蓋亦古語史記武帝紀每修封禪其費費曰天增受皇帝泰元神災災即算也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是貧耗憂患固六極之二

太上感應篇續義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也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厥厥厥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僭厥罰恒寒厥極貧益古之儒者推天人相應之理明福極不爽之報使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恐懼修省而不敢爲非其意固甚善也後儒不信其說而勸戒之意微矣此篇先舉貧耗憂患二者以示警誡以貧憂二極人之所尤畏也

人皆惡之

感上

四

古無四聲善善惡惡皆一義之引申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無異讀也漢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邪奚之一言分幾不免乎徂落魏一儀屬志賦嗟世俗之委差兮將未審乎好惡成隨情而與議兮固真爲以紛錯此皆愛惡之惡而仍讀如美惡之惡可知其義之通矣既爲惡人而求不爲人惡是猶表曲而求影之直貌醜而求鏡之妍也

刑禍隨之

刑古字與型通尙書五刑之屬三千隸釋引石經作型型者鑄器之法也有是罪必有是刑猶器之適肖其型矣若夫刑之所不及鬼神亦從而禍之說文曰

禍害也神不福也明則有刑幽則有禍亦可畏矣太公曰倭禍介介凶人之鄉

吉慶避之

釋名釋言語曰吉實也有善實也既無善實又何吉慶之有

惡星災之

天官書有五殘六賊之名星經有哭星泣星之號皆是惡星非必彗孛也管子桐星掌和和爲事是人事實應星象皆賢人聚而德星見焉然則凶人之所在惡星臨之矣

感上

五

算盡則死

國語晉語曰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韋昭注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此卽算盡則死之謂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周官大宗伯職以辨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疏曰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三台之名蓋出於此上台司命與下文所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者不同彼司命卽上文司過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之神乃七祀之一此司命乃三台之一是天星也唐云在人頭上矣史記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将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據此則文昌宮與三台皆近斗魁自來說天文者既以文昌宮之司命爲上台司中爲中台司祿爲下台而又以文昌三台皆近斗魁故舉而屬之北斗是謂三台北斗神君矣

感上

六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三尸之說不見經傳然葛洪神仙傳三劉根傳載神人韓眾謂根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使人不得按劉根於漢成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則三尸之說自西漢時已有之矣

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庚申屬金東西方肅殺之氣故道家忌之太上科律曰庚申日北帝懺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亦猶王者順秋令而誅姦禁暴也鄭氏注禮記曰庚之言更也

幸之言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君子於庚申之日宜
體此意恐懼修省洗濯其心以副更新之義此則吾
儒之所以守庚申而非止如道家之說也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竈者先王所列於五祀者也夫人人生軀命所關莫大
於飲食而竈則爲飲食之所從出百物之精皆聚於
此其必有神焉以主之明矣此先王之所以謹祀竈
也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此
說之近古者若乃西陽雜俎諸書虛設姓名羅陳于
女無稽之談近於褻矣又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

感上

七

祀即謂徹乎竈也蓋專言之則爲竈通言之則爲五
祀古書多有此例此言竈神者亦專言之耳其實五
祀之神皆能錄人功過上白于天不獨竈神也金人
之銘曰勿謂不聞神將伺人

凡人有過大則奪祀小則奪算

諸家言祀者其說不同尚書畢命篇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傳曰十二年曰紀正義曰十二年者天之大數
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是一
紀十二年固古說也雖晚出之書不盡可信然古文
尙書亦出魏晉明與此篇之出大略同時然則此篇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所云奪祀者亦必以十二年爲一紀明矣紀爲十二
年則算當爲一歲歲星太歲十二年而一周天是爲
一紀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是爲一算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
非道則退

是道非道卽荀子所謂由其道與不由其道也太上
之禁具於此篇其說見前

不履邪徑

禮祭義篇道而不徑正義曰正道不易於身無損傷
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論語雍也篇行不由徑正義

感上

八

曰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禮記正義所說見君
子以爲之哲論語正義所說見君子律已之嚴

不欺暗室

詩云尙不愧于屋漏毛鄭異義毛云西北隅謂之屋
漏則謂當室之白日光漏入乃室中之明處也鄭云
屋小帳也漏隱也正義申之曰屋漏者室內處所之
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則謂室中之暗處也此
云不欺暗室於鄭義爲近矣歐陽詹暗室箴曰勿謂
旁帷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後之
君子尙懷斯言

積德累功

周禮注曰在心爲德尚書正義曰據其勲業謂之功然則德功一也分內外言之耳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潛夫論曰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必已必極黃泉之深其在周易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地中生木始於豪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慈心於物

感上

九

左傳正義曰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此即慈心於物之謂荀子曰物也者大其言也春秋繁露曰物也者其名也然則物之所包者廣兼人物而言之矣忠孝友悌

臣忠子孝兄友弟悌人道之大經也雖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爲五倫茲於五倫舉其三何也曰三綱之中君臣父子爲重六紀之中兄弟爲親人能盡忠孝友悌之實則於三綱六紀無不處之得宜而自行固已備矣

正己化人

正己者自脩之學也化人者成物之功也末有正己而能化人者也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正人也何有又曰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故正己化人事相因也荀子曰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化人者豈必相習哉子夏曰帥人以正孰敢不正莊子曰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矜孤恤寡

錄寡孤獨先王發政施仁所必先而太上之教首及矜孤恤寡者幼而無父老而無夫尤可憫也管子入國篇有恤孤之法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無父母

感上

十

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賸賸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其法詳善後世可仿而行之又有合獨之法其意亦主於恤寡然云取鯨寡而合和之子用宅而家室之則古今異宜非可施於後世

敬老懷幼

古者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晉悼公之霸也年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天子諸侯且然況庶人乎是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凡以明

敬也至懷幼之文本於論語孔注曰懷歸也於義未
密里仁爲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孔注並訓爲安此亦
當同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變文以成辭懷亦安也夫
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君子之於牛馬如此而況於人
故老宜安少亦宜安據周官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
以下六十以上野自六尺以下六十有五以上皆不
給公上之事是則老安少懷之義矣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商書曰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
鳥莫不比方賈子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龜龍

感上

土

咸若蓋古帝王澤及萬物類如此是以魯里革之告
文公也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鯢鰠獸長麋麋
鳥翼殷卵蟲舍蜚蠊蜚庶物也抑又聞之穀梁子曰
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昆蟲草木其細已甚而猶不可
傷餘可知矣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循
其序而言也太上曰昆蟲草木猶不可傷雖輕以見
重舉小以例大也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

善與凶對則善猶吉也說文曰善吉也是其義矣易
傳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即憫人之凶樂人之善之意

言同患不言同樂從一而省耳韓非子曰仁者謂其
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
生心之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鄭康成注儀禮曰
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欲成之有凶事則樂與賢
者哀戚之是聖人制禮亦本此意以爲節文而已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此即所謂憫人之凶也論語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以
急對富言則急者謂不足於財也禮記季春之月賜
貧窮振乏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
雖有長暫其急則同皆所宜濟也危則以事言之周

感上

土

官大司徒之職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
相調相調者濟人之急也相救者救人之危也然古
人之辭多互文見義非黨之人必不相調州之人必
不相救也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
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
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夫至無人之見存則人之
得失與己之得失尙何異視之有故其始也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其繼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

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不彰人短

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還其短者故能久也然則彰人之短豈君子歟抑又聞胥臣之告晉文公也彼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戚施直鋪籛繇蒙繇侏儒扶盧蒙岐修聲譟司火淮南子稱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脰者使之堅鐵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偏者使之塗是古之君子非惟不彰人短抑亦善用入短矣

不徇己長

感上

主

周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謙斯言有旨哉越大夫石賈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說文曰衛行目也安有君子之守身而爲負販者之行乎禮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遇惡揚善

隱惡揚善舜之所以爲大知也說苑曰言人之善隱於善澤言人之惡痛於矛戟是以孔子之告子貢也曰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其在周

易遇惡揚善著於大有之象正義曰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容夫遇絕人之惡念發揚人之善心是即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非但包含而已

推多取少

晏子曰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旨哉言乎能守此戒人不厭其取矣齊人與子雅邑辭多受少常時稱其忠晉仲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其貧也然此乃豪傑踴躍之風非士君子之行矣叔向賦儼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

感上

主

少以此處人則可以此處已猶未也曲禮曰分毋求多此則君子所以自處矣昔和裴叔術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曰不可四分之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是以見貴於春秋雖然推多取少者人之道也擇多益寡者天之道也故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受辱不怨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辱固君子所不受乎雖然韓非有言趙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讐彼伯王且然況士庶

乎說苑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君子自負良貴
外物之辱非辱也何怨之有齊莊公之時有上曰賓
卑緊夢有壯子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
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
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
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月不得卻而自殺斯人
也謂之志士則可矣非君子之道也呂氏載之春秋
斯為戰國之書

受寵若驚

老子有寵辱若驚之文孔穎達於周易正義申其說

感上

主

曰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斯言殆失之淺乎誠如是也
患失之鄙夫能之矣河上公曰處高位如臨深危貴
不敢驕富不敢奢吾有味乎其言

施恩不求報

莊子曰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古者施於人而不
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故管子曰沈浮示輕財也施
恩求報何其視財之重歟施而不德宋樂氏之風君
子所宜取法矣

與人追悔

說苑曰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既以與人何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之有孔子曰有而不施窮無與也誠念及此自無悔
矣

所謂善人

此言善人即下文所謂吉人吉與善同義說文曰善
吉也吉善也

人皆敬之

禮記少儀注曰恭在貌也敬又在心然敬亦未始不
以貌言皇侃曰肅肅悚悚是為敬心拜伏擎跪是為
敬迹古之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故管子曰交而不見敬者至必不長也子夏曰敬

感上

主

人以禮孰敢不禮

天道佑之

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
道皆主吉凶禍福而言故國語曰我非善史焉知天
道佑之言助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國語曰
天道賞善而罰淫既為善人則天道自佑之矣

福祿隨之

詩樛木篇福履綏之福履將之福履成之毛傳曰履
祿也然則福履即福祿古今語耳此言福祿隨之義
本於詩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祿者祿也上所以敬

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人君以保王位爲福祿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詩正義言之詳矣

衆邪遠之

賈子曰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是正與邪相反也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然則邪惡得而干之晉文公見大蛇當道退而修政而蛇死漢武帝使越巫詛董仲舒而越巫斃是以淮南子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邪不勝正自昔而然酈道元謂曾參所居泉不入郭非虛語矣

感上

七

神靈衛之

曾子天圓篇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是神靈分屬陰陽然義亦相通故靈臺篇毛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古之君子制行合於神明自有受福於神之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所作必成

語曰善作者不必善成非作之難成之難也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韓非子曰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

神位可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神仙之說不見於經傳然秦漢間相傳有宋明正伯僑充尚美門高之流則知古有此說矣神仙非有異術惟以仁義爲本是以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遙之虛

善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一千三百當作一千二百惠氏已訂正矣抱朴子曰拔仙經云上上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上游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然則仙之一名有此三等古仙字作僊從要習升高也其天仙之

感上

六

謂乎今僊字作仙從人從山其地仙之謂乎夫自來言神仙者不過坎離吐納之功金石服餌之術而此篇獨以積善爲基可爲知本矣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淮南子齊俗篇曰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管子心術篇曰理也者明分以論義之意也是義之與理一而已矣故禮記曰理者義也非義而動其動也必不中乎理矣背理而行其行也必不合乎義矣
以惡爲能

說文曰能熊屬足以鹿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

稱能傑也漢書注亦云能木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然則能之得名木從獸而移之人夫人之異於禽獸以其存心也猶是勇敢強有力用之禮義則爲善用之爭鬪則爲惡以惡爲能則仍是獸之能而非人之能矣忍作殘害

古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廚也夫於禽獸且然況於人乎乃以殘害之事而忍作之充其量必至如孟子所謂嗜殺人而後已桀纣虎人市以觀其鬻紉生播人以

感上

六

聞其臭晉靈公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九北齊後主置蠟浴舫使人裸卧觀其宛轉號叫爲樂千古忍人姪一轍也

陰賊良善

賊仁者爲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良善之人而賊害之非賊仁賊義之尤者歟荀子修身篇曰害良曰賊蓋謂此矣況賊而出之以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巷伯之詩所深痛也

賄君親

古之人不侮寡寡況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而敢於狎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傷乎說苑權謀篇曰侮上者逆之道也若乃暗行其侮如蠹鼠之食牛至死而牛不知則犯大逆之實而或反得小忠小信之名是又侮之甚者矣慢其先生

感上

十

論語馬注曰先生謂父兄也是先生木父兄之稱推而言之則長者有德者皆稱先生鄭康成注禮記曲禮篇曰先生老人敬學者又注儀禮鄉飲酒禮篇曰先生鄉中致仕者是先生之稱通乎三達尊矣文選三都賦序李善注曰先生學人之通稱是後世稱先生稍濫然亦必學人乃稱之是以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適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蓋事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豈可陽致尊崇之名而陰存侮慢之意乎

狎其所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處沙磧以其學從鼓子晉人歎焉卿公不名項籍漢史美之楚伐陳陳西門燭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大府之靈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自此義不明而朝秦暮楚之流接踵於後世矣

誑諸無識

司刺之掌三有也一有曰不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有之是無識之人聖人所尤矜憐也而欺誑之可乎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訥彼以其無識而誑之者吾懼其卒矣君子則不然不惟不誑之而且善用之是以鬼谷子曰知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

訪諸同學

呂氏春秋曰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乃

感上

至

於同學之人加之訕謗此王厚齋所謂蘇秦張儀同學縱橫孫臏龐涓同學兵法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伏異乎君子之徒矣

虛誣詐偽

昔孔子思有恆者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雖平有恆矣其在大矣禍次三曰畫象成形乎無成則曰畫象成形非其真也虛誣詐偽真何有哉善乎莊非子之言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質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劉晔亦云紅黛飾容欲以爲豔

而動目者稀即絳紫弄常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故強權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則亦何益之有矣

攻訐宗親

左傳注同祖曰宗楚辭注同姓曰宗周官注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凡在宗親理宜敦睦乃或肆其攻擊巧爲訐發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鄭孔叔曰失親恩必至斯言可爲炯戒矣

剛強不仁

感上

至

曾子強禦詩人刺焉強禦者不得其死也子成爲太玄曰君子強禦者小人強禦以力故在誼法剛強理直曰武若剛強而埋不直則武之有仁者入也相人偶也以人意相存尚也人非人不濟猶馬非馬不走亦非水不流乃託爲剛強直之名而不復有相人偶之意視天下藐然若無足爲者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乎

很戾自用

莊子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周書誥法曰不悔前過曰戾很戾之人豈足與言書所謂自用則小

者也

是非不當

釋名釋言語曰是嗜也人嗜樂之也非排也人所惡排去也若嗜所不當嗜排所不當排則孟子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荀子曰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淮南子曰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

向背乖方

古王者之建國也而朝而後市示先義而後利也天子之立也鄉仁而脩慈費長養萬物也向背之闕如

感上

雲

何不愼一失其宜季梁所謂北面而特其駕而欲之楚也

虐下取功

管子曰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天戴祀曰功以養民是古之言功者皆以利民養民為主求聞虐下而可以爲功也帝舜有言曰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以虐下取功何功之有

誦上希旨

莊子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希旨猶希意也凡工於行諂者皆善希人意旨者也故在上者往往喜

太上感應篇續義

之不知諂之言陷也上徒喜其諂已而不知其陷已也故荀子曰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善乎唐雎之謂信陵君也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反是道而行之則小人之尤者矣故崔瑗坐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輕蔑天民

天民之稱古矣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孟子曰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列子揚

感上

雲

朱爲稱孔子爲天民之逕遠者雖爲天民之逸落者糾爲天民之放縱者蓋古有斯稱而稱之者各以其意爲之惟莊子庚桑楚篇云人之所舍爲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斯爲得天民之實天民即帝臣也達而在上則爲帝臣窮而在下則爲天民古惟伊尹太公之流足以當之而後世若諸葛武侯之在隆中亦庶幾焉天民之貴不知釋禮而輕蔑之正猶斥鴳而笑鳳皇矣

擾亂國政

百人興瓢而必裂以用力者眾也三年作舍而不成

以爲謀者多也。韓非子曰：「事大忍而數搖之，則少成；功滅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鮮而數徙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郭析子曰：「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而鍾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荀悅申鑒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劉晔新論曰：「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

感上

重

賞而不愛，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古人之致謹於賞罰如此。荀子曰：「賞賈則利，及小人則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濫則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呂氏春秋曰：「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漫則懼及君子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觀斯二子之言，則刑及無辜，視賞及非義，厥咎更甚矣。

殺人取財

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敗不喪死，罔弗敬。」孟子引而釋之，以爲是不待教而誅者，殷

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然則殺人取財，固三代聖王之所明禁矣。

傾人取位

漢書曰：「紛傳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夫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周之所以興也，不相讓而相傾，終亦必亡而已矣。」

誅降戮服

牧誓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傳曰：「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正義曰：「兵法不誅降也。」荀子論王者之軍制曰：「服者不禽，奔命者不獲，順刃者生，逆刃者死。」呂

感上

美

氏春秋曰：「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然則誅降戮服，非古人用兵之道明矣。

貶正排賢

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古文尚書易之曰：「簡賢。」簡賢，賢有徒然，則貶正排賢，事相因乎。夫方正不容，所以亡不求賢，以自輔，所以替賢，詎曰正人。什世常歸無由來，劉向曰：「漢昭帝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有廉正之友，有議賢之興，正而貶之，賢而排

之其謂之何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陵節通算

釋名釋親屬曰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夫曰寡寡蹠也蹠蹠單獨之言也釋其名思其義天下之可憫者孰如孤寡乎弔死問疾以養孤孀湯所以興也不故侮鰥寡文王所以造西土也以孤寡而陵逼之古人所謂虐無告也不仁甚矣

棄法受賂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此互文見義耳未有不廉而能

感上

毛

守法者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甚至不問是非不辨曲直富者生而貧者死書云獄貨非寶惟府宰功報以庶尤可不戒與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曲直古語謂之枉直孔子之告哀公也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其告季康子也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老子亦云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然則曲之與直其可倒乎漢桓帝之世童謡有之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其後梁冀李固之事應之遂成亂階竟亡漢室是可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入輕爲重

諸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此法家之言非聖王之制韓非子言嚴之法刑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乃法家託仲尼之言以爲重孔子必無是言也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傳曰重刑有可虧減則之輕服下罪又曰下刑適重上服傳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並數是知聖王之制有減重爲輕者亦有以重兼輕者必無入輕爲重者也與其入輕爲重無寧出重爲輕

感上

天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見殺加怒

太公六韜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又何怒乎鄒析子曰怒而便誅不必重罪子羔爲政則人之足後有難則者脫之曰斷足因我罪也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以是推之見殺而加怒死者有知其有深恨乎

知過不改知善不爲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淮南子曰

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故大公曰佛惡從叔救凶也雖然苟不知之君子無錢焉知過不改是謂累無傷也知善不爲是謂善無益也蓋子曰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自罪引他

禹湯罪已興也勃焉桀紂罪人亡也忽焉已實有罪而引他人以自解豈君子之道乎齊江敎有門客通驢利躬自引咎魏光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自罪而引他者可以愧矣

聖塞方術

感上

无

方猶道也方之訓道見於經傳者不可勝數然則方術猶道術也考漢書藝文志凡數術百九十家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是故大爾五行題曰神農長柳占蓍本之黃帝至於風后孤虛庚門式法執非古仙聖之遺書不能疏通又從而壅塞之其亦甚矣

誣謗聖賢

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然則聖人賢人所謂出類拔萃者也誣之獲罪於名教大矣昔孫卿子歷詆天下賢人以自是其愚其流弊爲李斯呂氏春秋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名舜有不孝之行焉有淫瀦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辨若此不如無辨放言高論君子慎諸

侵陵道德

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夫道之大也德之尊也如之何其侵陵之凡奸陵罵辱人者列子所謂凌誅也非君子之道也陳成子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況敢侵陵道德之士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感上

手

古者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涖天不覆巢是以山不槎斲澤不伐天罔禁鯢鱣鰌鰌長鳴麋鳥聚卵離舍蜺蝶蕃庶物也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邪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願人有失

三代鼎鍾皆出於聖人之制其款識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是故喜得而惡失者人之情也一物且然而況其大者乎且人之失於己何益明人之惡而已不得厚揚人之辱而已不得榮祇爲識者

之所笑耳

毀人成功

釋名曰功攻也政治之乃成也夫功而克屬於成其亦非一手一足之烈矣成之難毀之易君子憫焉易象傳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成也羸其瓶是以凶也正義曰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世之毀人成功者其能無羸瓶之凶哉

危人自安滅人自益

公羊傳曰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燕策引古語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

感上

三

名夫人危矣已未必安人滅矣已未必益黃雀螳螂所宜深鑒者也

以惡易好

同盟之人咸歸於好齊桓公所以命諸侯也式相好勿無相尤兮詩人忠厚之意然如此本相好而易之以相尤其謂之何楊子曰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君子慎所脩焉

以私廢公

申鑒之論政體也曰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擾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怒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世之以私廢公者宜思此言

竊人之能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竊人之能乎孔子曰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顏氏家訓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感上

三

蔽人之善

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孟子曰蔽賢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夫人有善而蔽之則蔽人之有技曰疾以惡之也漢詔曰蔽賢受顯戮

形人之醜少人之私

鄙夫鄙婦會於廂陰明日或揚其言矣此醜之不可掩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此私之不可匿也雖然老子有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夫醜亦人之醜私亦人之私於已何與乎自

儒者以積善曰命以求勝爲心於是形人之魄託於禹鼎之象物託人之臥託於春秋之誅意也適足傷於高而所於行矣於鄉曲之儔予何議耗人貨財

屈錯有言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是以武有七德豐財其一非豐已之財乃豐人之財也不務豐之而務耗之或倚勢力而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或恃心計而兼井農人聚財賄利使彼終歲勤動而積之不崇朝而散之有不干鬼神之怒者乎離人骨肉

感上

聖

骨肉之恩緊而不殊離則不祥莫大焉淮南子曰水火相憎離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離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昔李義山之賦怪物有說魏焉曰魏魏之狀能使親爲疏同爲殊使父贈其子妻棄其夫嗚呼可畏哉

侵人所愛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孔子將行雨而無益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怪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達其短者故能久也夫以一益之微而聖賢相與之深也然且不敢輕假

焉庸有侵人之愛者乎李之鹿之賦迴犀帶也其辭曰美服珍玩近於禍穢康公誠而垂棘返壯武幾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以微昭侯委佩而去宣子辭環而歸其可爲侵人所愛者戒矣

助人爲非

立是廢非古之道也君子之與人也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也非而助之無是非之心矣語曰無助天爲虐夫助天爲虐且不可況助人爲非乎逞志作威

感上

語

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雖待下人莫踰之如之何逞志而作威乎逞志充欲倚勢作威譬之其猶國狗之噬矣

辱人求勝

楚蘧徹邇有言毗匹夫不可以無師蓋好榮而惡辱者人之情也我務辱人人亦務辱我矣智藝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是以有習陽之難禮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君子求勝已不求勝人故求不辱於人不求辱人敗人出稼

昔紂以六月發民逐禽民諫曰君踐一日之畜而民
百日不食言哉言乎是以漢章帝詔曰方春所過無
得有所伐殺車馬引避引避之騶馬可輟解輟解之
夫帝王之行猶戒慎如此況士庶人乎季子皋葬其
妻犯人之禾先儒以恃寵虐民非之高潔之賢以此
一節蒙譏千古可不謹歟

破人婚姻

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
物遂而天命全是以周公制禮有媒氏之官管子治
齊有草媒之職誠重之也夫婚媒之結義無逼迫彼

感上

義

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而以一言破之所言之
痛甚於矛戟矣夫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
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乃
或巧為譏用致相此離生抱失合之憂死違同穴之
誓人之無良一至此乎凡朋友受妻子之託有司聽
男女之訟尚其慎旃

太上感應篇續義上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義下

德清俞樾

苟富而驕

曾子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賢是富固不可苟也苟而得富又以驕人其可乎說苑敬慎篇曰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易乎可謂深切著明矣

苟免無恥

尸子曰衆以虧形爲辱君子以虧義爲辱曾子曰生

感下

以辱不如死以榮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損患而有不爲也昔者衛國亂高子臬出走郭門問宣門者曰於彼有缺乎臬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寶乎臬曰君子不隱若苟免而無恥則何所而不可認恩推過

郭象之注莊子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然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大哉言乎人能以此存心則何認恩推過之有乎淮南子曰樹桑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有小丈夫者欲使恩必歸已過必歸人子夏有言與人以實雖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嫁禍賣惡

楚昭王之時有雲夾日而飛大史州犁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戒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昭王不可孔子曰知道乃世之小人惟知利己移禍於人若嫁女然歸惡於人若賣物然易乎已則嫁之誰其取之已則賣之誰其買之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池中魚爲之殫事固可以若是悲夫

感下

二

沽買虛譽

越絕書曰名過實者滅韓詩外傳曰名過其實者損是故虛譽乃君子所畏也顏氏家訓曰士上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吾人誠不能忘名亦當以立名爲事豈可竊哉其在周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傳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注曰飛畜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忠爲內實華美外揚虛聲無實何可久長此可爲沽譽者戒矣

包好險心

劉子新論曰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至於

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
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害不必憂怒不必憎笑不必
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嗚乎知言哉人
藏其心不可測度發戈矛於談笑之中布陷阱於坦
讓之地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涉世之士可弗慎諸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崔子玉所銘之座右者也
人有長而挫之已有短而護之非君子之心矣金
樽子之戒子也曰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
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

感下

三

之然則挫人而護己何益之有哉荀子曰無用吾之
所短遇人之所長斯善於自全者矣

柔威迫脅

漢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
不糜滅者震之以威歷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
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是故乘威迫脅者不仁之
甚者也為其所迫脅者側目而視側耳而聽重足而
立擠於溝壑而不能自存顏子曰易窮則變變窮則
損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吾見其立敗矣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縱暴殺傷

古者國君春田不問澤大夫不掩羣雖於禽獸猶不
敢多所殺傷況人乎乃彼之居民上者如狼牧羊考
一連十考十連百義縱一日殺四百餘人尹賞捕輕
薄少年數百人盡內虎穴中縱暴殺傷一至於此虎
哉虎哉角而翼也

無故弱殺

大公金匱載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若女工難得新捐
故後必寒古天子之尊猶惜一衣今乃士庶之家衣
阿錫而曳齊紩矣抱朴子譏惑之篇有曰冠履衣服

感下

四

袖袂及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
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好事者朝
夕放效所謂京華貴人眉遠方昔半額也余竇凡夫
拙於隨俗無所捐者未嘗易也誠以為不急耳世之
無故弱殺者宜思此言

非禮烹宰

無故不嚴禮有明文至於烹宰亦自有法式周官內
饔掌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曰體名者骨角
臂膂之屬肉物醢醢之屬是古人於烹宰非苟而已
也後世務窮口腹烹宰之事多不依禮寒芳芳之巢

龜膽西海之飛鵬。時日東之潛龍。鵬漢南之鳴鶴。一
匕箸之閒紅肌。綺散紫霄。青落寶閣。而史鍾毓之言
曰。鮒之就肺。驟於屈申。蟹之將。懸。躍。淵。其苟有人
心。可以已矣。

散棄五穀

管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又曰。凡五穀者。萬物
之主也。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
桃。重五穀之長也。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樂。是以古
之明君。賤珠玉而貴五穀。今有一鈞之金。人必寶而
藏之。乃粒米狼戾。而不知惜。史解西漢之末。天下旱

感下

五

蝗至以黃金一觔易粟一觔。宜何寶歟。

勞擾衆生

荀子有言。馬駟輿則君子不安。輿人駭政則君子
不安。位是以古之為政者。務安靜之不務勞擾之也。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
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子曰。上多事則下多
態。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揚火而使無焚。以智生
患。又以智倫之。譬撓水而使其涸。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曰。爾以玉

為寶。我以下受子玉為寶。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
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
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
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
者必取至言矣。其智彌精。其取彌精。其智彌精。其取
彌精。然則人有財寶。至被其家以求之。非惟不仁之
甚。抑亦無識之尤。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莫厥彼。居殷盤之言也。尚宅爾宅。周詩之辭也。尺蠖
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古人之所慎者。

感下

六

決之放之。生使空桑之里。變成洪川。阿房之宮。化為
焦土。房乎慘矣。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乃規模甫定。我從
而紊亂之。人將何以圖功哉。是以荀子曰。使賢者為
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雖
欲立得乎哉。太公曰。不度規之鬼。卽譬之彼好素人
之規模者。其猶鬼矣。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王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管子曰。一女必有一鍼一

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行服連軛耨耨者必有一斤一鍬一鎚一鑿荀子曰魯人以樹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是以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如之何其損之夫借邑人之車而飲其軸陽虎所以為盜也損人器物者君子以為有盜心矣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孔子曰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反是而謂之吾知見人榮貴而願其流貶者其

威下

七

人必不貴矣見人富有而願其破散者其人必不富矣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古人所戒也見人色美而遽起私之心此心一萌易內竊妻不知其所終極矣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南史沈憲傳則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聖人以禮防民宜用老子之言是故深宮閨門閑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君子以禮制心立用南史之言故曰美者自美吾不見其美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生相憐死相捐非君子之道也古人一言之許生死不相背負況負其貨財乎已實負之乃願其速死而不吾責非惟不義抑亦不仁考周官朝士有聽屬責之法凡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目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為治之是古人之立法周矣干求不遂便生呪恨

荀子曰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呂氏春秋曰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學者苟達此意則凡干求之

威下

八

不遂者皆無恨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已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由是言之豈惟其終可以不恨抑亦其始可以不求

見他失便說他過

嘗聞劉子新論之論通塞曰命有百泰遇有屈伸邀泰遇伸不盡獻智遭否會屈不專尚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理遇及於伸才塞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迴又問顏氏家訓之言曰世見躁競得官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

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審此兩家之言則知得失無常不皆自取成敗論人君子勿爲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申徒嘉兀者也與子產同師伯昏無人子產謂之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申徒嘉曰人以其全是笑吾不全足者衆矣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然則笑人形體之不具者適自明其所見之小而曰矣昔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名動天下楚

感下

九

孫叔敖突秀長左而以楚霸禹跳湯偏無損於聖伊尹孔子而無須眉願世人勿以形體相天下士也見他才能而抑之

劉孔才之論材能也曰人材不同能各有異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行事之能譏議之材也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是知人有一材即有一能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天之生材以爲國家之用人者稱之我獨抑之則國家何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理蠱服人

周天子之官有庶氏官掌除毒蠱以攻說繪之嘉草攻之而剪民之蠱又掌凡庶蠱之事蓋聖人深惡此事故置此兩官以治之也考之藏經蠱蟲有一書江充傳士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因言宮中有蠱氣遂掘地於太子宮得桐木人此行蠱之一法漢律蠱人者棄市殆謂此也顏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飲食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則飛游妄走中之則斃此行蠱之又一法今南人行蠱者聚諸毒蟲於一器中

感下

十

互相噉食而餘一蟲即蠱正合古人制字即蠱爲蠱之意是此風亦古矣舊洪方曰人得蠱欲知姓名取蓍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言即占者以蓍草攻之之遺法蠱牧民君子宜修庶民之職嚴左道之誅庶可以除毒蠱而致嘉祥也

用藥殺樹

杜氏掌攻草木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亦以有妨種植故耳苟其不然則召伯之甘棠勿宜剪伐武子之嘉樹是供游樂何爲而殺之乎夫斷一樹不以其時孔子惜之乃至以易喙

狼牙之毒代斧斤之用不仁甚矣

悲怒師傳

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夫怨之不已至於悲怒斯不善學之尤者矣呂氏春秋曰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

抵觸父兄

嘗讀將仲子之詩一則曰畏我父母再則曰畏我諸

感下

士

兄雖在愛風而猶知名分之嚴倫紀之重君子有取焉至於後世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於是自公行抵觸者不曰昔之人無謂知即曰夫子未出於正也甚者父子異部更相毀譽兄弟相逐至相殺噫甚矣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漢律有受賕枉法之科周書有攸攘矯虔之戒申鑒曰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德緩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備之而不得則禁迫而取之謂之掠奪夫強取強求則掠奪也好侵好奪則偷竊也易林曰季蛇叔虎賁貨無厭其此之謂乎善學者有言釜鼓滿則人慨之人滿則天概之君殊懼其空矣

廣掠取富

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未有廣掠而可以致富也列子書言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向氏大喜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以曉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

感下

士

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桑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世之以廣掠致富者是為宋向氏矣

巧詐求遷

抱朴子曰佞者鼓珍璐為勁羽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為舟楫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仰立加之以先意承旨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茲言可謂盡巧詐之

情狀矣古詩云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斯疾世之
附非鴛論也急起者無音迹成之戒之

賞罰不平

韓非子曰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
不當其言則罰徐幹中論曰聖人不改以怨戚之恩
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廢慶賞若是者何也
惟其平也雖然豈獨治國者有賞罰哉居官之士大
夫居家之君子何莫無之賞罰失其平內不可以治
一家外不可以治一官一邑

逸樂過節

感下

三

武王席之銘曰安樂必敬觴之銘曰樂極則悲太玄
樂上九曰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是故逸樂不可過
也孔子曰樂驢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非惟損德即
亦傷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人則以帑務以自佚
命之曰招慶之穢肥酒厚肉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
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
斧

苛虐其下

呂氏春秋曰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淮南子曰水
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是以太玄法次七曰密網離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於淵不利於鱗淵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苛則未有
不虐者周書曰民普之則畜也不虐之則離也賈誼
之書曰與民為仇者有違自速而民必報之昔魏子
陽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思必死遂應劭狗而魏子陽
此亦苛虐者之燭戒矣

恐嚇于他

恐嚇者古人所謂恐獨也趙策曰以秦懼恐獨諸侯
漢書王莽傳曰各為權勢恐獨良民並是焉藉威靈
侵凌善類與古聖王無畏雷爾之言不大謬歟昔漢
世葛魁侯威坐縛家吏恐獨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鵠

感下

四

皆以得罪侯垂戒史策毋以災炎大言為得計也
怨天尤人

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夫不怨不尤
孔子言之孟子又言之禮孔孟之書而懷怨尤之意
何歟其故皆由於生之厚所食不過果腹而食前
方丈未藝也所居不過容膝而大夏耽耽未足也於
是所賦於天者常苦其不給而怨之矣所求於人者
常患其不得而尤之矣是以老子有言曰事天治人
莫若嗇

訶風罵雨

君難曰夏日料雨小民惟曰怨咨冬新寒小民亦惟曰怨此言民情之難得耳君子遇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然古人敬天如此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而漂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溺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然則訶罵而及於風雨其爲忤心亦太甚矣

關合爭訟

周易有訟卦其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大元有爭首其初一曰爭不

感下

去

爭隱其辭曰爭不爭道之素也是爭訟爲古人所慎故皆於其始謹之欲其不爭不訟也不解散之而反關合之豈非成人之惡之小人乎關合如鉤心鬬角之關或以持兵曰關釋之失其義矣考之說文關木訓遇故有攝合之義與乎爭門之門也

妄逐朋黨

歐陽子曰難爲朋黨之說者誰歟以愚考之蓋起於戰國吳起相楚禁朋黨以應百姓其後從人橫人假此名以互相傾軋蘇秦說趙肅侯曰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張儀說齊湣王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

太上感應篇微義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以從爲可朋黨之說由此遂滋自漢唐以下追於有明紛紛者無非戰國之餘禍也士生大道爲公之世乃挾門戶之私見襲標榜之餘論立朝者分牛李講學者異朱陸其不容於聖世明矣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管子曰教護家事父母之訓也又曰愛親善義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荀子有言孝子所以不從命惟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喪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苟非此三者而

感下

去

用妻妾之語違父母之訓則親私妻子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罪又甚焉禮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哀又曰子甚愛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古之君子不以妻妾之故得罪於父母蓋如此若乃溺昧第之私情而違義方之明訓非特其子不子抑亦其婦不婦子夏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睦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得新忘故

孔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又曰卒
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離之聖人之篤於故舊如此不
思舊姻求爾新特詩人之所大息也遲任有言曰人
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晏子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
晉文公至河令曰邊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
目犁黑者後之替犯問之而哭楚昭王與吳戰而敗
亡其騎屨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曰吾悲與之偕出
而不與之偕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吾願後之君子
長存楚王求屨之心毋蹈晉公捐蓐之習也

口是心非

感下

七

老子曰輕諾必寡信莊子曰好面客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也蓋告舊之人習舌謂吻口諾之而心已之口
譽之而心毀之往往然矣周書曰榮華之言後有芽
國語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知言哉易林所謂言與
心詭西行東望潘夫論所謂言方行則口正心邪行
與言謬心與口違者也

貪口于財欺罔其上

管子曰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
欲多忠少欲人臣之廣道也夫多忠少欲事本相因
欲少則忠多矣欲多則忠少矣未有貪冒于財而不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欺罔其上者也南史恩倖傳論曰左臂押金石手判
字紙由劍落筆由利染烏手貪口之徒古今一轍也
造作惡語譏毀平人

不觀劉子新論之論四罪乎曰鳥之曲喙鼓距者羽
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羣畏之魚之哆牙鋸齒
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詬者人共畏之讒疾之人
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甚富貴之
在己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
吞決之情深則美妻之辭作故揚娥眉者爲醜女之
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之所嫉烏乎讒人罔極古今

感下

六

同慨點素成繙引寸至尺造作之辭何其工欺平人
榮此亦云冤矣

毀人稱直

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許以爲直子貢之所
惡也是口是非曰非斯謂之直毀人之名以成己之
名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昔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
是以見毀於齊晉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曰
非徒危身又將危父離騷云鮌悻直以亡身吾懼其
爲羽淵之續矣

罵神稱正

應劭作風俗通傳東郡青州六郡及渤海郡已鄉亭
聚落皆有城陽景王祠歷載幅入莫之匡糾唯樂安
太守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又會稽
俗多淫祀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民初驚
怖應却動不安倫勸之愈急後遂斷無復祠景世之
風神猶止者豈非藉口於此等事哉然而孔子之言
止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則可謂之則不可也禮曰
淫祀無福而父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知古人於
此亦云慎矣魯宣公之死也祀為宗布此入鬼而食之
禮與神也之也祀為五厲高陽次子號曰百鬼
月朱降神反是儀杜伯冤死是為杜主齊有天主
地主土主之祭亦有諸布諸殿諸遠之祠王充有言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
想所致夫自古至今之久四海之人之衆而人人皆
有是思念存想之所至氣亦至焉安得不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祭非其鬼事誠可恥
焉神無止實亦非宜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是以勿
巫及及凡以神士者列於春官苟神而可罵則聖
人不以神道設教矣

棄順效逆

太上感應篇續疏

孔子稱易逆數也然順傳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咸傳曰雖內居吉順不害也明夷傳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家人傳曰六二之吉順以義也又曰富家大
吉順在位也換傳曰初六之吉順也是凡爻之吉者
皆以順而得之未有不順而得吉者也蒙傳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漸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夫利用者
以其順而勿用者以其不順則順吉而逆凶居可知
矣其於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於小過曰不宜上
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順逆之理深切著明故曰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李何棄順而效逆乎

書親向疏

感下

子

葛藟之詩曰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母亦莫我
有謂他人昆亦莫我問杜杜之詩曰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親疏之辨也曲禮
曰大廟者所以定親疏也曰高祖至元孫謂之九族
而異義用夏侯陽等說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
三妻族二即君娶之明九族皆同姓也禮爾雅釋親
一篇別之曰母黨曰妻黨曰昏姻則就親就疏可以
瞭然向背之閒不待辨矣是以曾子曰親戚不悅不
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太公曰親非其肖其志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問語

居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衛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米鹽之事潰告於靈場中詩之言肆陳於祕祝天厭之明神殛之

施與後悔

可以與可以無與君子審焉既已與之而後悔之斯小人矣中說曰輕施者必好奪其謂是乎楚與鄭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君子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感下

三

假借不還

假借者有三法有生子者有不生子者生子謂之稱責不生子謂之取予小宰之職以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備別疏謂舉責生子六曰聽取予以書契疏謂直貸不出子是古之假借有此二科而傅別書契則皆券書也京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此是貸而生子者久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此是貸而不生子者故爲期法嚴然或貸或賒要無不還之理不然則傅別書契謂何也王符言王侯貴戚不肯償貸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補揚想作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嘲嘲罵詈或譏諷責主人與羣盜攻劫劫人無異其言可謂切矣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尤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況錢幣乎

分外營求

孟子有求在我求在外之說求在我者分內者也求在外者分外者也物理論曰懸千金於市市人不取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夫分之所在童兒知之而士大夫或不知蓋有所蔽矣

感下

三

顏氏家訓曰二十日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畝常室糴祿風雨中馬僱代杖策畜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審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力上施設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務能而受者不計於力盡凡於力上施設者皆於器外求功也非惟不足以集事抑亦非所以養生管子曰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鄧析子曰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元者以及走獸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

面素傾

淫欲過度

莊爲大國固也夫婦居室人之大倫而亦必受之以節苟過其度非保身之道養德之方也春秋繁露曰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之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心毒貌慈

唐李義甫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福忌陰賦微忤意旨輒加傾陷時人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

感下

聖

猶宋蔡元慶對人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以是知心毒貌慈非人類也

穢食餒人

夫飲食者鬼神靈其氣君子食其味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醇香潔其酒醴靜其巾器如之何以穢食餒人也子華子曰所貴乎嗜梁肉者非屬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飲酒之謂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餒餒肉敗而以餒人是獸畜之矣

左道惑衆

太上感應篇續義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周書云以左道事君者誅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嚴注謂若今巫蠱及俗禁實則左道所包者廣漢杜欽傳曰是背經術惑左道也若然則凡不合於經術者皆左道矣董子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夫民知所從則何惑之有是故經正民興乃治左道之大端也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管子曰有權衡之稱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不

感下

論

可差以長短尹文子曰平準之法律度量衡是也古天子巡守必同律度量衡而每歲仲春之月有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而正權概之政豈可故爲短狹輕小之物以相欺乎隋趙煬因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此居官者所宜知也元曹察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人以是子孫永如是此居家者所宜法也

以偽雜真采販姦利

司市之職以賈民禁偽而除詐注謂賈民者省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也又

凡市為節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
買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蓋禁偽詐其有條目
此古之時所以商通物而不豫工致事而不偽也若
夫雜糅真偽以罔市利縣牛首於門買馬肉於內白
月疑果武夫類玉古稱發富為下此又甚焉必不容
於商忍民敦之世

歷長為賤

周官司馬之職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
臺鄭司農曰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今之為奴婢古
之罪人也以是言之古者非為盜賊不為奴婢平人

感下

雲

而以盜賊待之庸可乎故又曰凡有爵者不為奴注
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然則歷長為賤古有明禁矣

設誘惑人

古者三赦之法三曰慈愚注謂生而癡騷童昏者是
慈愚之人聖人尤哀憐之乃從而設誘之乎設者欺
其所不知誘者窮其所不能庸知夫婦之恩亦有可
以與知可以與能者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沾沾
焉乎智自雄亦大可笑矣

負其無能

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遠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者之言也貪而無厭君子則之莊子曰不為福有餘
為害者物莫不然而明其害者也故記曰志不可滿
欲不可極太公望次八曰慎終曰其在後

呪詛求而

周官司馬之職有獄訟者明使之盟詛注謂不信則
不敢聽此盟詛所以言獄訟蓋古者民情猶質不敢
矯誣也至於後世情偽益滋無情之誣不特欺人且
以欺神自欺不重而呪詛以求直是則同中于信以
詛詛盟詛之遺風矣昔秦惠文王作詛楚文以詛
楚懷王然六國之亡楚最無罪而公曰楚雖三戶亡

感下

雲

秦必楚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清酒恃亂

旨酒之戒其於詩書矣晉讀魏書高允停有酒訓焉
其辭曰酒之知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
官者始於政也為下者悅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
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
病乃損其命諍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
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
亂之損不亦夥乎嗚呼此若言深切著明矣太公曰
酒作夫德鬼賊其至可畏哉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

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燕社不敢游飲漢律二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是以王肅家訓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皆爲人所彈必退席長跪稱父誠以辭之士誠若是吾知免於悖亂之禍也

骨肉忿爭

孔子曰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古之君子在醜夷不爭況骨肉之間乎顏氏家訓曰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值僕爲讎敵如此則行路皆蹈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凡骨肉

感下

七

忿爭者宜思此言也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妬忌無行於妻于失禮於舅姑

男以忠良爲主女以柔順爲先男不忠良男之罪也女不柔順女之愆也其下所陳皆分承男女言之雖然大戴禮曰女者如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者也故男不和其室則女不敬其夫矣男每好矜誇則女常行妬忌矣男無行於妻于則女失禮於舅姑矣曹人家曰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缺婦不事夫則義理闕闕方斯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一者其用一也斯蓋女誠之書故其言皆此易言婦道無成詩言刑于寡妻脩身齊家之君子亦知影直之由於形正乎

輕嫚先靈

禮曰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似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蓋古人之不忘其先如此後之人忽追遠之心肆矯誣之語乃至如宋孝武見高祖所遺舊燈龍麻繩拂而笑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輕嫚之意伊于何底神靈其無恫乎

違逆上命

感下

天

子夕嗜葦子木百竿鑽而無妄薦君子曰違而道毀嗚豈愛于反之勢也而獻飲以弊於邪君子曰從而逆是上命亦不必盡從乎雖然有亂命有治命苟治命而不從無貴有臣子矣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啻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女誠曰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夫家庭之間猶且如此況於君上之命乎作爲無益

斯義也王符注修之篇言之備矣曰或取好土作九

資之以彈外不可以禦感內不可以禦鼠或坐竹
簣前銳其頭有傷害之象而以蠟蜜有甘舌之類或
作記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此等之儔
無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完爲
破以牢爲朽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空禁者也烏呼
明艘瑤瑤無涉川之用金瓠玉絃無激矢之能太玄
務次五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淵曰蜘蛛之務無
益人也作爲無益其蜘蛛之務乎

極外心

說苑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子思

感下

无

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是知用心以
專一爲上蓋君子內其國而外諸身婦人內其家而
外父母家若有外心是二之也昔公叔相韓而又善
齊翟璜爲魏王之臣而善于韓斯蓋戰國之風不可
以語君子之道

自呪呪他

時日害喪子及女備亡此悲痛之辭非可以恆情論
也若非有深仇宿怨而襲重現之故智爲呪詛之妄
言如論衡問孔篇所稱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
壓填我猶有鬼神吾知其必自受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偏僧偏愛

鳩鴿之養七子也且養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平均如
一詩人歌之曰鳩鴿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蓋以順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一也
然則僧愛其可偏乎夫六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
不愛人者及其青餘此亦極言之耳其實愛而知其
惡惡而知其美方爲得愛憎之平不然未有不流於
偏者

越月越惡

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井竈重焉周書曰黃帝作井始

感下

辛

鍾離丘爲僑蒸穀爲飯燔肉爲炙管子曰五和時
節飲於黃后之井以禦獸之火燬八聖時節飲於青
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燬七聖時節飲於赤后之井以
毛獸之火燬九和時節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
燬六和時節飲於黑后之井以蠃獸之火燬古人之
里井竈如此是以國無疥癬民無天札今委之斷餐
不知敬慎踰而越之其義甚矣太公曰外其井竈三
歲見背可不慎乎若謂神名呪井鬼名瓊斯則巫
覡之談市井之見君子致謹初不以此

跳食跳人

古者席地而坐食時其豆皆置之地寢處亦然土特
禮有布席之文無設牀之事也故以跳食跳人為戒
殆亦古之遺言歟曲禮曰毋踞席跳食乎君子行
不履影況跳入乎故曰足容重

損子胎胎

呂氏春秋數商紂之罪曰剖孕婦以觀其化秦無王
訓楚懷王之惡曰刑殘孕敵古人之於禽獸也不與
不卵不殺胎不殀夭而況於人乎昔越之東有軋沐
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斯禽獸之
俗豈可施之乎以後漢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

感下

至

月五月并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以義
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魏鄭邴邴陵令民生子無
以相活率皆下罪誣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
給無不舉胎後之為民父母者宜以此為法矣

多行隱僻

曲禮曰孝子不服闇疏謂不行事於闇中也大玄曰
書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蓋證為陽夜為陰陰凶故
禍多陽吉故禍少世之多行隱僻者是夜人也吾懼
其多禍也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
人心即天日何隱僻之有若夫陰行其善則有之矣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胸膈歌舞朝旦號咷

一月之終為晦一歲之終為臘 月之始為朔一日
之始為旦君子於晦則不歌不舞於朝旦不號不咷
蓋亦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義禮樂樂以迎來哀以
送往故神有樂而官無樂說者謂春夏陽故有樂秋
冬陰故無樂推是言之胸膈亦陰也其可以歌舞乎
朝旦亦陽也其可以號咷乎干陰陽之和而失哀樂
之正君子慎之

對北涕唾及溺

古以東南為尊而朝廷之禮則以南而為上故曰君

感下

至

必南鄉冬陽之氣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古之君子不
敢對北涕唾及溺避君位也齊景公使師開鼓琴曰
室不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大匠曰立室以宮庫
司空曰立宮以城矩公問晏子曰先君太公立城局
為夕對曰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夫天子之
國在西而諸侯不敢背之建國然則人君之位在北
上大夫庶對之涕唾及溺乎若謂不敢觸忤玉晨斯
道家之說矣

對竈吟味及笑
古有五祀之神今士庶之家所奉者獨竈耳禮器記

曰竈名老婦之祭應劭曰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夫一家生命皆繫於竈服精多用物宏矣其有神靈亦固其所對之吟笑夫豈其宜

又以竈火燒香

雲麓漫鈔謂古者無燒香之事尚書柴望禘祀腊柴昔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於佛道西漢費詡謂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燃香燭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然考之三國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則燒香之由來久矣梁天監

感下

雲

初何佟之議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用香一義請南郊明堂用洪香北郊用上和香則已緣飾經義聖為祀典典禮有其舉之莫之敢廢雖聖人復生不廢燒香矣戒用竈火避不潔也

穢柴作食

昔師曠食飯謂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輶晉荀勗常在帝坐進飯曰此是勞薪所爨帝遣問膳夫曰實用故車師夫薪之勞逸至於異味則薪之穢潔豈遂無殊世無知味者故不覺耳以享鬼神神必吐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夜也裸露

晉顧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山而禱之或問其故則曰天爭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白床之耳豈可裸露乎其事雖過然意則善矣吾人雖不必如此然夜起而輒裸露則非慎獨之道唐子曰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寧易容和在爾室其可忽諸

八節行刑

鄭眾周禮說古者以一至二分觀雲氣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衆之此言蓋出占候之

感下

雲

書雖言分至不言啓閉然左氏謂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則八節一也夫上天方以是日垂象示人禍福善承天者宜乎恐懼脩省敬迓祥和而顧恣行刑戮可乎

唾流星指虹蜺

流星者彗星也爾雅云彗星為旄彗彗為杓杓而應劭云攬杓彗星也則誤合為一非雅義矣虹蜺者雄為虹雌為蜺蓋以明閭之殊為雌雄之別也詩云蜺蜺在東莫之敢指則流星之不可唾亦必古語矣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鵬冠子曰天者誠曰其德也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月其明也月信死信生終明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信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為章以是言之日月三光可不敬乎三光古有二說許叔重注淮南云三光日月星也鄭康成注鄉飲酒義曰三光三大辰也說者以爾雅大辰房心尾及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當三大辰之數此支既言三光又言日月若從許義於大為復宜用鄭義矣

春日燎蠶

感下

五

春秋杜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杜注曰焚火田也禮器物故書考爾雅火田為狩以法得火田然說爾雅者手起徐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則直焚其一盡一聚非謂焚其一澤也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方春和時百物生長而縱火焚燎是宜為春秋所譏而周禮仲春乃有火弊之法其書晚出或不盡周公之制乎

對北志罵

對北之義時見於前矣說文曰持刀罵詈則有罰此疑漢制如此罵必有罰而況對北乎

太上感應篇續義

無故殺龜鳥蛇

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是無故而殺固不可矣此獨云龜蛇者於小物之中舉其尤不可者也考王記曰龜蛇四好以象宮室也是此二物上應列星垂於天象上著於地當五十天泉北周武帝鑄五行大布其背並有北斗龜蛇之象龜蛇二物與北斗同尊無故殺之取咎必矣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察其紀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感下

五

易大戴禮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諺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惡鬼神者罪及二世此即殃及子孫之謂也大公信上九曰小人積非至於苗裔則又非可以世計矣是故晉繁盈之亡繫之咎也秦王驩之敗弱之孽也漢陳平曰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起以占多陰禍也其後曾孫何坐法國除竟不得續封焉呼世之士大慎無有陰禍哉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此謂貨悖而人者亦悖而出上符有言以仁義費於彼者天必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天必哀之於後非虛語也

又打殺人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劉孔才曰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並辟說者爲貸手以自歐況枉殺人乎譬之易刀兵而相殺不爲過矣夫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獨殺是以備非仰藥而李斯卒具五刑隨錯誅夷而袁盎竟中刺客亦可以鑒矣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渴酒止渴非不暫飽死

感下

畢

亦及之

燕策云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後漢書霍諝傳曰瘵飢於附于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並與漏脯渴酒取喻相近呂氏春秋曰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嫌已聽之則使人聲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嫌已視之則使人目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嫌已食之則使人瘡必弗食夫瞽盲瘡未至死也然且弗爲乃蹈必死之路而取非義之財至如鹽鐵論所稱食薪充腸者可謂瞎矣

天心起于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于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黃帝素問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荀子亦曰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是故天地之神明貴吾心之神明而已矣以吾心之善召天地之相氣而吉神隨之以吾心之不善召天地之戾氣而凶神隨之周書曰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維維彼忌心是生勝其氣之相感若虎魄之拾芥磁石之引鐵同其奈何不慎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

感下

雲

獲吉慶所謂禍福爲福也

此太上之勉人改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自非義而動背義而行以下皆是惡事至是復以改悔勉之蓋書終秦誓之意也帝頤頌曰功莫大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人果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安有不獲吉慶者哉大玄釋上九曰今歲後殺終說陰階此之謂也然禍可轉爲福則福亦可轉爲禍善乎劉晝之言曰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以是而言禍之與福蓋若循

壞君子慎所以轉之者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孔子之戒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曰語善視善行善行即動也視聽言動舉視足以該聽也然則一日三善即孔門爲仁之目矣鹽鐵論曰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當然則善惡禍福自本經訓不得謂

感下

堯

是道家之說矣降福以三年爲期亦有三年而不得福者德盛而後興也降禍不言三年蓋不待三年然亦有三年而不得禍者惡遠而後棄也傳曰吉凶由人大元曰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篇末言此以勉人其意切矣

太上感應篇續義下

太上感應篇續義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感應篇註序

上世浩風物穆無福善禍淫之垂警而俗鮮涉戾民不天札熙熙耕鑿之美可想而境之逮夫世不古處貪心熾慾幾至鯢鯢吞舟太上一篇爲救世婆心而作也揭之曰感應者因人所感之善惡而天隨應之禍福也其說簡而該其理正而大義最明而辭最切直令村童野叟猥貪昧之夫聞之心怖而卻走誦之口誦而舌吐尤令慧業文人昭晰於句櫛宇比之下迥知因果循環吉凶倚伏天人交與之故如影之隨形聲之和響昭昭乎不爽凡今之人跋前疐後動輒齟齬傍徨無狀者皆因其所感而應之耳有疑惑而不應應而不盡符所感至有顛倒舛錯理數莫之測者此或業之淡而愆之

太上感應篇序

積修於外而不純於中致非幽鑒未可淺近窺已然觀夫李氏輔傳註諸家對釋所云福善禍淫者不外理與數而言之爾儒者衡論每矜正理往往略數而諱言禍福佛氏則心持半揭萬緣空置禍福理數爲影跡使人趨福而罔識所以趨懼禍而莫知所以懼非第不能津梁鈍漢抑且無以針砭慧人莫若太上之篇爲純根人說法言數不言理理自寓於數之中爲慧根人說法言理不言數數即明乎理之內俾天下熾慾貪昧之徒曉然知善之當爲惡之當戒驅熾慾而出火城度迷津而濟寶筏將見浩風物穆熙熙耕鑿之美復振於今日不亦太平之極效也哉予作感應篇序多矣茲西水同人饒感應篇新註而勸於世又索于序予謂樂善好施雅有

同懷不憚復爲之序以勉世之趨善而獲福者長水王庭述人氏題

余嘗遊西山許先生之門先生秉明爲余言曰子之志願若何余對曰亦不敢爲非耳先生曰子誤矣儒者當求有功豈特寡過哉曰以達天希聖爲易謂須豎起脊梁實下手久久行之自有得力處余因曰世之立功過格奉感應篇者亦有當於達天希聖之學乎先生良久曰亦是此意我嘗怪世之拘儒諱言功利以爲有妨於道德也夫道德何嘗無功利大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道德之效譬如力田之享歲入真是有感必應功利果何妨於道德乎自戰國傾危之士每舍道德而專趨功利而後世非之遂欲專論道德抹煞功利余以爲說士之論固非矣而學士之見亦未免稍偏也漢儒董江都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謀云耳不計云耳未嘗無功利也而拘儒之見則若道誼之外別無功利可言徒欲扶正人心而不知誘進善類亦見其局於一隅而不通於聖賢激勸之至意也彼感應篇者探經書粹旨彙爲一章其大要在於昭法戒示勸懲可以繩天下之上哲而不入於虛無可以鼓天下之中材而不虞於畏阻其有功於吾教匪淺也又烏得以其爲道書而外之也哉余聞先生言嘗謹誌不忘特以賦性疏慵未能實下工夫殊愧先生

鞭策茲閱家洽兄增註硯堂主人所輯感應篇一書條分縷